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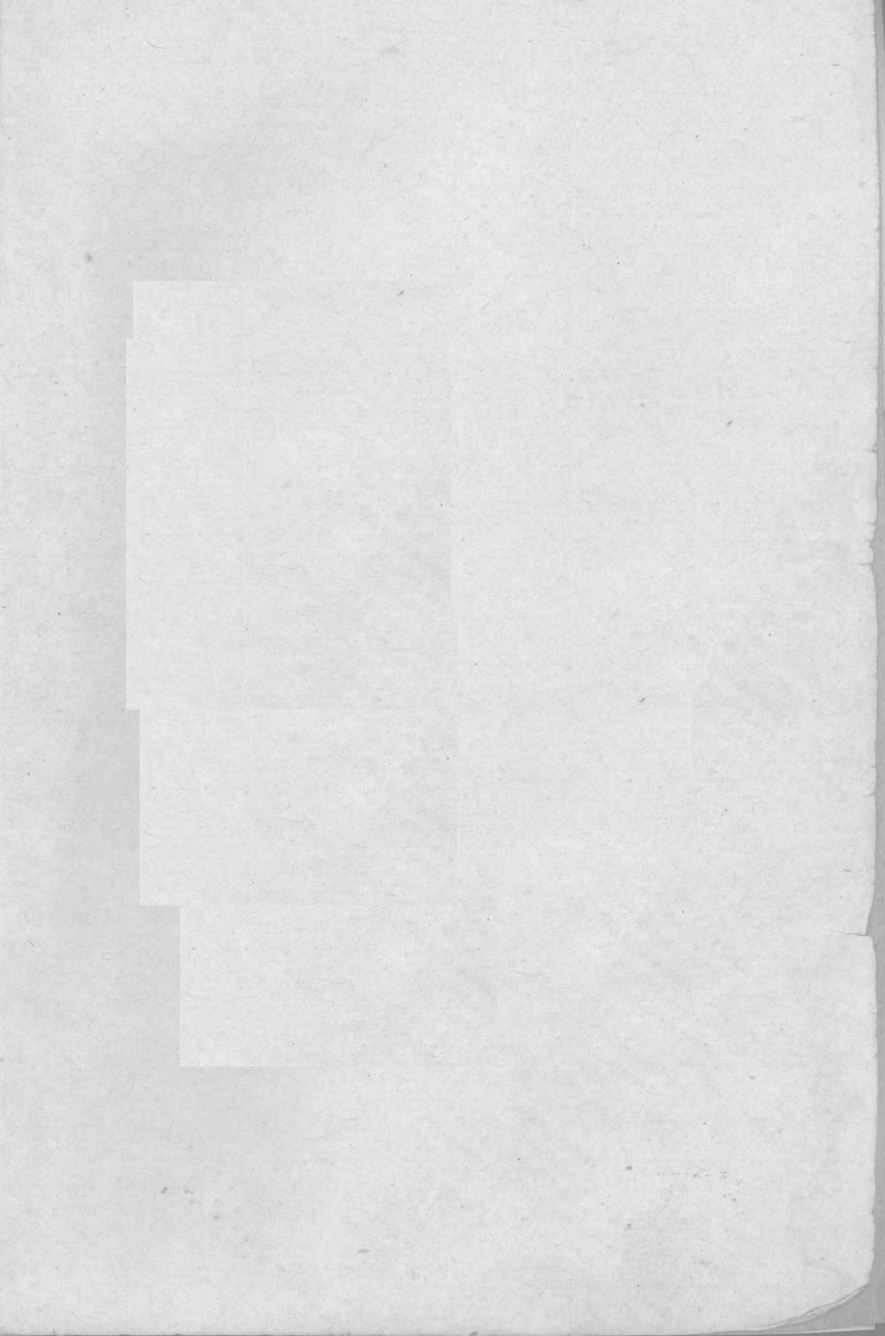
WU SIN W

..

集 益 華



華蓋集續編



目次

小引 七

——一九二六年——

雜論管閒事·做學問·灰色等 九

有趣的消息 一八

學界的三魂 二五

古書與白話 二九

一點比喻 三三

不是信 三六

我還不能『帶住』 四四

送竈日漫筆	五八
談皇帝	六三
無花的薔薇	六六
無花的薔薇之二	七三
『死地』	七六
可慘與可笑	八一
記念劉和珍君	八四
空談	九一
如此『討赤』	九五
無花的薔薇之三	九七
新的薔薇	一〇三
再來一次	一〇七
爲半農題記『何典』後作	一二二
馬上日記	一二七
馬上支日記	一三一

馬上一日記之二……………一五二

記『發薪』……………一五九

記談話（培良）……………一六七

上海通信……………一七四

——續編的續編——

廈門通信……………一八五

廈門通信（二）……………一八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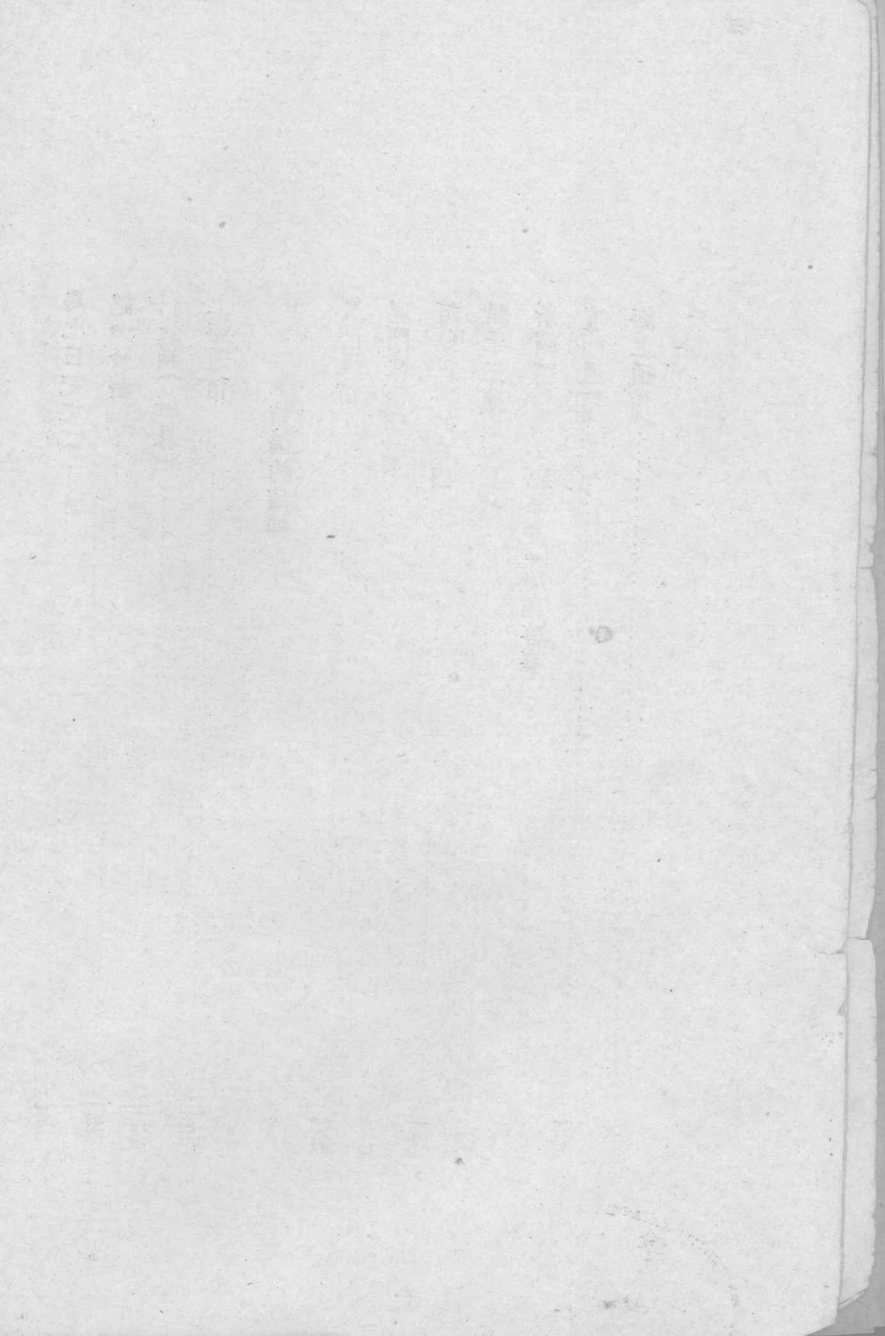
阿Q正傳的成因……………一九〇

關於三藏取經記等……………二〇〇

所謂『思想界先驅者』魯迅啓事……………二〇六

廈門通信（三）……………二〇八

海上通信……………二二二



小引

還不滿一整年，所寫的雜感的分量，已有去年一年的那麼多了。秋來住在海邊，目前只見雲水，聽到的多是風濤聲，幾乎和社會隔絕。如果環境沒有改變，大概今年不見得再有什麼廢話了罷。燈下無事，便將舊稿編集起來；還豫備付印，以供給要看我的雜感的主顧們。

這裏面所講的仍然並沒有宇宙的奧義和人生的真諦。不過是，將我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說的，一任牠怎樣淺薄，怎樣偏激，有時便都用筆寫了下來。說得自誇一點，就如悲喜時節的歌哭一般，那時無非藉此來釋憤抒情，現在更不想和誰去搶奪所謂公理或正義。你要那樣，我偏要這樣是有的；偏不遵命，偏不磕頭是有的；偏要在莊嚴高尚的假面

上撥牠一撥也是有的，此外卻毫無什麼大舉，名副其實，『雜感』而已。

從一月以來的，大略都在內了；只刪去了一篇。那是因為其中開列着許多人，未曾，也不易遍徵同意，所以不好擅自發表。

書名呢？年月是改了，情形卻依舊，就還叫華蓋集。然而年月究竟是改了，因此只得添上兩個字：『續編。』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四日，魯迅記于廈門。

雜論管閒事·做學問·灰色等

1

聽說從今年起，陳源（即西滢）教授要不管閒事了；這豫言就見于現代評論五十六期的閒話裏。慚愧我沒有拜讀這一期，因此也不知其詳。要是確的呢，那麼，除了用那照例的客套說聲『可惜』之外，真的倒實在很詫異自己之胡塗：年紀這麼大了，竟不知道陽歷的十二月三十一日和一月一日之交在別人是可以發生這樣的大變動。我近來對于年關頗有些神經過鈍了，全不覺得怎樣。其實，倘要覺得罷，可是也不勝其覺得。大家掛上五色旗，大街上搭起幾坐綵坊，中間還有四個字道：『普天同慶』，據說這算是過年。大家關了門，貼上門神，爆竹畢剝碎碯的放起來，據說這也是過年。要是言行真跟着過年爲

轉移，怕要轉移不迭，勢必至于成爲轉圈子。所以，神經過鈍雖然有落伍之慮，但有弊必有利，卻也很佔一點小小的便宜的。

但是，還有些事我終于想不明白：卽如天下有閒事，有人管閒事之類。我現在覺得世上是彷彿沒有所謂閒事的，有人來管，便都和自己有點關係；卽便是愛人類，也因爲自己是人。假使我們知道了火星裏張龍和趙虎打架，便卽大有作爲，請酒開會，維持張龍，或否認趙虎，那自然是頗近于管閒事了。然而火星上事，既然能够『知道』，則至少必須已經可以通信，關係也密切起來，算不得閒事了。因爲既能通信，也許將來就能交通，他們終于會在我們的頭頂上打架。至于咱們地球之上，卽無論那一處，事事都和我們相關，然而竟不管者，或因不知道，或因管不着，非以其『閒』也。譬如英國有劉千昭僱了愛爾蘭老媽子在倫敦拉出女生，在我們是閒事似的罷，其實並不，也會影響到我們這里來。留學生不是多，多多了麼？倘有合宜之處，就要引以爲例，正如在文學上的引用什麼莎士比亞呀塞文狄斯呀，芮恩施呀一般。

（不對，錯了。芮恩施是美國的駐華公使，不是文學家。我大約因爲在講什麼文藝學

術的一篇論文上見過他的名字，所以一不小心便帶出來了。合即訂正于此，尙希讀者諒之。）

即使是動物，也怎能和我們不相干？青蠅的腳上有一個霍亂菌，蚊子的唾沫裏有兩個瘧疾菌，就說不定會鑽進誰的血裏去。管到『鄰貓生子』，很有人以爲笑談，其實卻正與自己大有相關。譬如我的院子裏，現在就有四匹鄰貓常常吵架了，倘使這些太太們之一又誕育四匹，則三四月後，我就得常聽到八匹貓們常常吵鬧，比現在加倍地心煩。

所以我就有了一種偏見，以爲天下本無所謂閒事，只因爲沒有這許多偏管的精神和力量，于是便只好抓一點來管。爲什麼獨抓這一點呢？自然是最和自己相關的，大則因爲同是人類，或是同類，同志；小則因爲是同學，親戚，同鄉——至少也大概叨光過什麼，雖然自己的顯在意識上並不了然，或者其實了然，而故意裝癡作傻。

但陳源教授據說是去年卻管了閒事了，要是我上文所說的並不錯，那就確是一個超人。今年不問世事，也委實是可惜之至，真是斯人不管，『如蒼生何』了。幸而陰歷的過年又快到了，除夕的亥時一過，也許又可望心回意轉的罷。

昨下午我從沙灘回家的時候，知道大琦君來訪過我了。這使我很高興，因為我是猜想他進了病院的了，現在知道並沒有。而尤其使我高興的是他還留贈我一本現代評論增刊，只要一看見封面上畫着的一枝細長的蠟燭，便明白這是光明之象，更何況還有許多名人學者的著作，更何況其中還有陳源教授的一篇做學問的工具呢？這是正論，至少可以賽過『閒話』的；至少是我覺得賽過『閒話』，因為牠给了我許多東西。

我現在纔知道南池子的『政治學會圖書館』去年『因為時局的關係，借書的成績長進了三至七倍』了，但他『家翰笙』卻還『用「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十個字形容當今學術界大部分的狀況。』這很改正了我許多誤解。我先已說過，現在的留學生是多多，多多了，但我總疑心他們大部分是在外國租了房子，關起門來燉牛肉喫的，而且在東京實在也看見過。那時我想：燉牛肉喫，在中國就可以，何必路遠迢迢，跑到外國來呢？雖然外國講究畜牧，或者肉裏面的寄生蟲可以少些，但燉爛了，即使多也就沒有關係。

所以，我看見回國的學者，頭兩年穿洋服，後來穿皮袍，昂頭而走的，總疑心他是在外國親手燉過幾年牛肉的人物，而且即使有了什麼事，連『佛腳』也未必肯抱的。現在知道並不然，至少是『留學歐、美歸國的人』並不然，但可惜中國的圖書館裏的書太少了，據說北京『三十多個大學，不論國立私立，還不及我們私人的書多』云。這『我們』裏面，據說第一要數『傅儀先生的教師莊士敦先生，』第二大概是『孤桐先生』即章士釗，因為在德國柏林時候，陳源教授就親眼看見他兩間屋裏『幾乎滿床滿架滿桌滿地，都是關於社會主義的德文書。』現在呢，想來一定是更多的了。這真教我欣羨佩服。記得自己留學時候，官費每月三十六元，支付衣食學費之外，簡直沒有贏餘，混了幾年，所有的書連一壁也遮不滿，而且還是雜書，並非專而又專，如『都是關於社會主義的德文書』之類。但是很可惜，據說當民衆『再毀』這位『孤桐先生』的『寒家』時，『好像他們夫婦兩位的藏書都散失了。』想那時一定是拉了幾十車，向各處走散，可惜我沒有去看，否則倒也是一個壯觀。

所以『暴民』之爲『正人君子』所深惡痛絕，也實在有理由，即如這回之『散失』

了『孤桐先生』夫婦的藏書，其加于中國的損失，就在毀壞了三十多個國立及私立大學的圖書館之上。和這一比較，劉百昭司長的失少了家藏的公款八千元，要算小事件了，但我們所引爲遺憾的是偏是章士釗、劉百昭有這麼多的儲藏，而這些儲藏偏又全都遭了劫。

在幼小時候曾有一個老于世故的長輩告誡過我：你不要和沒出息的擔子或攤子爲難，他會自己摔了，卻誣賴你，說不清，也賠不完。這話于我似乎到現在還有影響，我新年去逛火神廟的廟會時，總不敢擠近玉器攤去，即使牠不過擺着寥寥的幾件。怕的是一不小心，將牠碰倒了，或者摔碎了一兩件，就要變成寶貝，一輩子賠不完，那罪孽之重，會在毀壞一坐博物館之上。而且推而廣之，連熱鬧場中也不大去了，那一回的示威運動時，雖有『打落門牙』的『流言』，其實卻躺在家裏，託福無恙，但那兩屋子『關於社會主義的德文書』以及其他從『孤桐先生』府上陸續散出的壯觀，卻也因此『交臂失之』了。這實在也就是所謂『有一利必有一弊』，『無法兩全』的。

現在是收藏洋書之富，私人要數莊士敦先生，公團要推『政治學會圖書館』了，只

可惜一個是外國人，一個是靠着美國公使芮恩施竭力提倡出來的『北京國立圖書館』將要擴張，實在是再好沒有的事，但聽說所依靠的還是美國退還的賠款，常年經費，又不過三萬元，每月二千餘。要用美國的賠款，也是非同小可的事，第一，館長就必須學貫中西，世界聞名的學者。據說，這自然只有梁啟超先生了，但可惜西學不大貫，所以配上一個北大教授李四光先生做副館長，湊成一個中外兼通的完人。然而兩位的新水每月就要一千多，所以此後也似乎不大能够多買書籍。這也就是所謂『有利必有弊』罷，想到這裏，我們就更不能不痛切地感到『孤桐先生』獨力購置的幾房子好書慘遭散失之可惜了。

總之，在近幾年中，是未必能有較好的『做學問的工具』的，學者要用功，只好是自已買書讀，但又沒有錢。聽說『孤桐先生』倒是想到了這一節，曾經發表過文章，然而下臺了，很可惜。學者們另外還有什麼法子呢，自然『也難怪他們除了說說「閒話」便沒有什麼可幹，』雖然北京三十多個大學還不及他們『私人的書多。』爲什麼呢？要知道做學問不是容易事，『也許一個小小的題目得參考百十種書，』連『孤桐先生』的藏書也未必够用。陳源教授就舉着一個例：『就以四書來說』罷，『不研究漢宋明清許多

儒家的註疏理論，四書的真正意義是不易領會的。短短的一部四書，如果細細的研究起來，就得用得了幾百幾千種參攷書。

這就足見『學問之道，浩如烟海』了，那『短短的一部四書』，我是讀過的，至于漢人的四書註疏或理論，卻連聽也沒有聽到過。陳源教授所推許爲『那樣提倡風雅的封藩大臣』之一張之洞先生在做給『束髮小生』們看的書目答問上曾經說：『四書南宋以後之名。』我向來就相信他的話，此後翻翻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之類，也只有『五經』、『六經』、『七經』、『六藝』，卻沒有『四書』，更何況漢人所做的註疏和理論。但我所參考的，自然不過是通常書，北京大學的圖書館裏就有，見聞寡陋，也未可知，然而也只得這樣就算了，因爲即使要『抱』，卻連『佛腳』都沒有。由此想來，那能『抱佛腳』的，肯『抱佛腳』的，的確還是真正的福人，真正的學者了。他『家翰笙』還慨乎言之，大約是『春秋責備賢者』之意罷。

完